

◀ (上接 11 版)

性。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,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 ABC 普及小丛书,共 150 余种,于 1928 年 6 月陆续出版,其中有《市政管理 ABC》《都市论 ABC》《市政组织 ABC》等,较之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为早,以其学科范围综合、内容通俗浅显、作者阵容强大、适合读者需要,获得巨大商业成功。据笔者统计:至 20 世纪 30 年代,世界书局前后已经推出丛书多达 35 种,除“ABC 丛书”外,还有“文化科学丛书”、“文化史丛书”、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、“学艺丛书”、“国学丛书”、“社会学丛书”、“经济学丛书”、“农村生活丛书”、“新教育丛书”、“教育丛书”、“国语注音符号丛书”、“国语会话丛书”、“中国历代文粹”、“现代新文库”、“世界百科全书”、“新国民丛书”、“生活丛书”、“成功丛书”、“实习指导书”、“实用技术丛书”、“研究丛书”、“提要丛书”、“考试准备丛书”、“畜牧丛书”、“写真国术丛书”、“警务丛书”、“实用宝鉴”、“民众万有丛书”、“烂慢派丛书”、“文艺丛书”、“玫瑰丛刊”、“红皮小丛书”、“唯爱丛书”、“儿童文艺丛书”等。这些有质量的丛书,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。

和近代不少具有规模的出版机构类似,世界书局初期也附设杂志,著名的有严独鹤、张济群主编的《红杂志》(周刊),李涵秋主编的《快活》(旬刊),严独鹤、赵苕狂主编的《红玫瑰》(周刊),江红蕉主编的《家庭杂志》(月刊),张济群、程小青主编的《侦探世界》(半月刊)等。世界书局与众不同的是,还设有专为书局融资的世界商业储蓄银行,1930 年左右,沈知方借此银行吸收社会游资,用于

书局需要之余,还以多出的存款,购置房地产期望出售获利,但因时局动荡,房地产呆滞跌价,不赚反亏,连带地影响了世界书局的发展。

民国教科书市场的三家鼎足之一

我们讲世界书局曾经是近代出版史上与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并驾齐驱的全国三大出版社之一,主要是指教科书的出版。民国初年,教科书市场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巨擘,1924 年世界书局开始推出小学教科书。据 1930 年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编的《上海教育》月刊第 12 期内《市校教科用书统计》一文调查,仅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所用书的国语、算术、常识、自然、卫生、公民、社会、历史、地理等科目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和国民书局四家总计 2734 种;使用商务版教科书的有 881 种,占 32.2%;使用中华版的有 546 种,20%;使用世界书局版的有 874 种,32%;使用国民书局版的有 433 种,15.8%。可见,在民国教科书出版激烈的竞技场上,世界书局仅稍弱于商务印书馆,仍能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,改变了商务、中华两家的垄断局面,以成三家鼎足之势。

世界书局的世界名著翻译

抗战以前,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经史子集古书,同时也译刊世界名著。如 1929 年 9 月至 1933 年 3 月世界书局推出有“世界名著丛书”,收入有张竞生译《卢骚忏悔录》,傅东华译 Upton Sinclair 的《人生鉴》,徐蔚南译法国法兰西著

的《女优泰伊思》,钟兆麟译美国爱尔乌德的《文化进化论》,马复、李溶译美国鲍特的《近代教育学说》,李浩吾译美国史坦利·荷尔的《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》。其中以张竞生的《卢骚忏悔录》最为出名。1931 年 10 月至 1937 年 3 月间,世界书局还推出了有影响的“世界少年文库”,收入各种少年名著译本 47 种,其中有柯蓬洲译意大利亚米契斯的《爱的学校》、法国雨果的《少年哀史》;远生译的凡尔纳的《十五少年》《西藏故事集》;彭兆良译《格林童话集》《鲁滨孙漂流记》;谢六逸译《日本故事集》和《罗马故事集》;杨镇华译英国金斯莱的《水婴孩》、英国吉卜林的《原来如此》;董枢译法国缪塞的《风先生和雨太太》、美国奥斯汀的《浦劳小姐》;徐蔚南译《印度故事集》、海克督马六的《孤零少年》;吴景新译《小人国游记》和《大人国游记》等,不少译本多次再版。其他还有苏信译《俄国名剧丛刊》一套、贺之才译《罗曼罗兰戏剧丛书》一套、朱生豪译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等。1947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3 辑共 27 种,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,在全世界引起轰动,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书局的职员,由于抗战,回老家从事翻译工作,靠世界书局按时支付的稿酬维持生活。(参见拙著《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于文化变迁》,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)

世界学典的编刊

1931 年世界书局因业务扩大,增添了大批印刷机器、照相制版设备和铜模、雕刻工具。特别是进行房地产投资,结果却是房价下跌,出版物销

上海图书馆藏世界书局藏书票

(本专题图片除特别说明外,均由上海图书馆提供)



路受挫,资金周转不灵,被迫抵押房地产给金城银行,又由于押款到期,只能向当时在金城银行有资金、又对出版事业颇有兴趣的李石曾求救。李石曾当时正计划开展“世界学典运动”,继续刊行《世界》杂志和推出《世界百科全书》(World Encyclopedia, 后改称《世界学典》),1934 年,李石曾同意用世界社预备投资代表团名义,与世界书局签定了投资 50 万元的合同,但只答应先交一成 5 万元。并要求占有董事、监察席位半数以上,从而控制了世界书局。在世界书局的股东大会上,推举投资代表团张静江为董事长,李石曾、吴稚晖为董监事。并要求沈知方辞去经理一职,改由陆高谊(1899—1984)担任。为了世界书局的生存,沈知方忍痛接受了这些条件,改任监理。1942 年李石曾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《世界学典引言》,计划筹设“世界学典合作社”,聘请世界一流学者充当学典的撰稿人,并以世界书局为印刷机构,中国学典包括《永乐大典》《图书集成》《四库全书》等;并计划编撰《朝鲜学典》《民众学典》《妇女学典》《青年学典》《儿童学典》等。

(参见拙作《李石曾与〈朝鲜学典〉的编纂》,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编《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:纪念韩国离市政府成立 80 周年论文集》,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)

在民国出版史上,世界书局不仅在教科书市场上与商务和中华鼎足而三,而且还是民国时期世界名著翻译的重要推动者,也曾经作为李石曾“世界学典运动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除编撰《世界学典》中文版外,还首先筹划编纂《朝鲜学典》,作为推动朝鲜独立运动的重要文化工作之一。1927 年世界书局率先出版了抗日御侮反侵略的著述:如支恒贵所著记述甲午战争起日本对中国东北、内蒙侵略的《日本侵略满蒙史》;陈彬和所著记述 19 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》;程中行的介绍中国与英、俄、德、法、日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《各国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》等书。1931 年东北沦陷,国难当头,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,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世界书局在 1931 年出版的《世界杂志》第 2 卷第 5 期(页 1-2)上,刊登了马相伯所写《为日祸敬告国人:痛改前非、共赴国难、自赎自救、复兴邦家》一文,号召共赴国难,抵抗日寇,并刊印了日军入侵的照片。综上所述,无论是从文化贡献,还是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而言,世界书局都堪称一个不应为学界遗忘的出版机构,作为书局创办人的沈知方,在民国出版史上的贡献,也不应该被忽略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)



胡朴安《文字学 ABC》



谭正璧《文学源流》



世界名人传记丛刊之《林肯传》



《快活》杂志